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春植

一条破旧的住家船斜躺江边，废旧的竹篙和破烂的脸盆零落地散在江面上，远方火红的夕阳隐没了半个身子，三姑娘站在岸边愣愣地看着。“走喽！这条船跟了我们几十年，要走了还真是舍不得。”这艘即将拆解的船是三姑娘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她的语气里有悲伤，有不舍，还有着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安徽省马鞍山市薛家洼段处于长江中下游，是一个天然避风港，和三姑娘家一样，曾有几百条渔船停靠在它的臂弯。“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如范仲淹的诗句里所说，长江没有退捕之前，每到凌晨一两点，渔民们就点起盏盏并不明耀的灯火，窸窸窣窣地，出江打鱼，准备赶着早市卖与食客，补贴家用。

可渔民的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静祥和，和渔民同在的还有3座非法码头、7家散乱污企业、2个畜禽养殖场和一处固废堆放点，生态环境极差。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安危牵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为了保护长江，修复生态环境，政府大力号召渔民退捕上岸，薛家洼的渔民们纷纷拆解了自家的渔船，开始上岸讨生活。

这一辈人是艰难，下一代人是福气

三姑娘今年48岁，从1995年开始，她就跟着丈夫过上了“水上漂”的打鱼生活。在人们的印象里，常年经受风吹日晒的渔民们大多肤色黝黑，面颊上顶着坨红晕，嘴唇有些干巴巴起皮，双手由于常年在水里工作而变得浮肿粗糙。但三姑娘长得白白净净，脸圆圆的，头发扎成了一个清爽的低马尾，眼睛里带着温柔朴实的笑意。没来之前就听闻，在很多几乎不识字的渔民群体中，初中毕业的三姑娘算是“高学历”渔民。

“这就是三姑娘，薛家洼的退捕渔民，现在是大老板了。”随行的人员打趣道。“哪是什么大老板。”三姑娘赶忙迎出来，张罗着给大家沏茶。她穿得很朴素，一身豆绿色的短袄，胳膊上戴着两个耐脏的袖套，干起活来很是利落。

“退捕，哪有那么容易，心里面的难受是个大难关。”想起刚退捕时候的日子，三姑娘皱着眉头叹了口气。上岸后，三姑娘用渔船拆解的补贴在安置小区买了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和晦暗的小船里截然相反，屋子里亮堂堂的，阳台上的绿萝在阳光的轻抚下显得生机盎然。除了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平时，三姑娘就是跳跳广场舞；时间久了，这种清闲日子却让忙了大半辈子的她“闲得难受”。

那段时间，三姑娘时常怀念连綿的江水，怀念那个潮湿狭窄却温暖的家，对于她来说，岸上是房子，船上才是家。

捕鱼的时候，长江总能给人惊喜。深夜时分，三姑娘家的渔船缓缓从薛家洼出发，谁也不知道今天的收获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今天的江水会给渔民带来怎样的赠礼。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总能让渔民们饱含期待，就像开彩票一样，只有刮开了一天的生活，才能发现今天的惊喜。有时是一条气鼓鼓的河豚，有时是一网小龙虾，若是打上一条大鱼，便赶忙叫儿子早点回家吃饭，一天的劳动成果变成餐桌上一家人心满意足的笑脸。

岸上的生活总是难以适应。和三姑娘一样，薛家洼滨江公园的保洁员也是薛家洼的退捕渔民，大姐一手背着垃圾篓一手拿着捡垃圾的夹子，边捡着垃圾边在嘴里抱怨着，“虽然现在不用风吹日晒，但一天不上班就一天没收入，如果在江上，想休息的时候随便打一网鱼就能过一天。”岸上的工作生活安稳轻松，但几代打鱼、一朝上岸的渔民们骨子里的“自由”仿佛被这份“安稳”束缚住了。

渔民们也在说，退捕上岸对于他们这一辈儿的人来说是艰难，对于下一代却是福气，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到岸上有个稳定的生活，不想一直漂在江上。

上岸后，三姑娘的儿子媳妇上班方便了，可每当家人外出上班，三姑娘独自在家时，那百余平的房子就显得空空荡荡。“也有些好处，我的名字还是上岸之后改回来的。”三姑娘脸上又荡漾起笑意，改名“陈兰香”对三姑娘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

1974年，三姑娘呱呱坠地，“又生了个三姑娘哦”，接生的人大声说到。在门口等着登记的村长听到后，大笔一挥，本应叫“陈兰香”的小姑娘叫了大半辈子的三姑娘，改名也成了她的执念。1995年，新婚的三姑娘和丈夫专门赶到县里改名，可手续很复杂，两人跑了一天也没能改成。“水上漂着的人叫什么都一样，又不是在岸上。”江上的渔民觉得三姑娘瞎折腾，改名字的事也一下搁置了二十几年。每当去医院、坐高铁，需要用到身份证的时候，“三姑娘”这个名字总会受到质疑，说的也是，哪里会有人姓“三”呢？

而退捕上岸后，三姑娘有了稳定的住房、稳定的生活，甚至开起了公司。改名再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反而变成了新生活的必要选择。“政府了解到我的改名意愿，给我开了绿色通道，拿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到了派出所就顺利地改成了陈兰香，拿到新身份证后才办理了这个营业执照。”说到政府帮忙改名的时候，三姑娘满是感激。

改名字和退捕上岸一样，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代表三姑娘新的人生开端。名字叫着叫着也就顺口了，生活过着过着也就习惯了。

开公司要和打鱼一样简单就好了

“您这个三姑娘开起了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如今倒也成了响亮招牌了。”我说完，三姑娘一下子和我打开通话。

渔民上岸之后怎么办？文化水平低就是个大困境。渔民大都是代代传承——娃娃们出生在水

三姑娘

上岸创业记



退捕上岸前，三姑娘和她丈夫正在整理船上的生活用品。

改名字和退捕上岸一样，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代表三姑娘新的人生开端。名字叫着叫着也就顺口了，生活过着过着也就习惯了。



三姑娘带着公司员工做爱心捐赠。

三姑娘给入股的退捕渔民分红。



到公司业务开展，劳务服务公司的一步步发展很不容易。

2020年12月20日，马鞍山市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开业，公司采取渔民组团、第三方适时入股的经营模式，以劳务服务、护渔护绿为主营业务。参股的上岸渔民将直接享受公司的收益分红，受聘的上岸渔民可通过劳务公司快速实现家门口就业。

三姑娘的劳务服务公司共有三层，看上去大气整洁，办公区、会议室、接待区布局合理，每层的楼梯处都贴着“禁捕退捕收双桨，自主创业再扬帆”“长江禁捕全民拥护，换新路发致富”等标语。

“开始入股的时候，渔民都不配合，他们说三姑娘就是多认识了几个字，怎么比大学生都敢想。”在开公司这件事上，三姑娘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子劲儿，“我就偏要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要么不干，要么就要把这件事情干成。”

在召集渔民的那些日子里，三姑娘一户户走访，一次次开会，“抱团取暖”是她挂在嘴边的话。她把政府的好政策和劳务公司的情况反复解说，让渔民们相信劳务公司能成，很快就能获得分红，渔民们才大胆地打开腰包。

对于一个上岸的渔民来讲，哪个地方水深，哪个地方水浅，哪里有鱼，三姑娘心里门清。但管理、财务、拉业务这些开公司要学习的内容却好像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刚开始的公司，资金周转难和人手不足就是最大的难题。

2021年5月1日，工作一天后正准备休息的三姑娘接到了电话，采石街道有一段道路需要及时加派人手进行为期7天的保洁，第二天早上七点员工就要全部到位。晚上加派人手干活，不仅人难找，工资还要比正常工人高一半，算下来，活干完还赚不到多少钱。为了有个好的口碑，三姑娘还是熬夜找到了人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从那以后，每次找到的工人，三姑娘都会精心留下联系方式，慢慢地也积累了很多资源。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怕不怕赔？”

“担心也是有的，但是一想到这么多人的帮助和

指导，也会放开手去干。”赶上马鞍山市最冷的时候，为了找活干，三姑娘骑着车子整天满大街地跑，凡是有需要保洁的单位，几乎挨个门地拜访。三姑娘说，不能总是靠着政府，得自己多跑跑，尽快独立起来，不能让政府管一辈子。

看似偶然实则都是必然，虽然三姑娘总在说，能开这个公司是自己运气好，政府给了很多帮助，但更离不开她自己的努力和“想干的事一定要干好”的拼劲。

就想让大家都挣到钱

采访当天，三姑娘正巧要去农业农村水利局给施工材料盖章，我坐上了她的电动车，这辆电动车载着她跑遍了所有的业务责任区。“我们先去盖个章，再去安心菜市场检查一下保洁情况。”三姑娘在路上说起了行程安排。

“有个办公室改造业务承包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资质，得和有资质的公司合作，之前手续一直没全，今天都准备齐了过去盖个章就可以准备施工了。”三姑娘的声音夹在风声里，听起来不太真切。到了地方，三姑娘拿起材料又仔细核对了一下，边看边指着合同说，这些地方都要注意，要不然还得再跑一趟，耽误施工。她认真的样子毫无过去江上随性生活的痕迹，俨然是一个废寝忘食的创业者形象。

让自己的员工有钱挣，让自己的股东能分红，这是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马鞍山市雨山区共有十户退捕渔民，如今有九户都入股了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而在九名股东中，王晓燕的情况最为特殊。退捕之后不久，王晓燕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家里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要抚养，她借钱在政府建的安置小区里开了一个小超市，独自一人艰难支撑着生活。

“您是怎么放心入股的呢？”对于一个退捕上岸又遭遇家庭变故的女人来说，这样的创业行为似乎风险太大了。

“三姑娘是我三婶子，政府全程都在帮她办公司，听说还成立了帮扶专班。入股之前心里确实打

鼓，但是架不住三婶子三番四次地来家里劝我，后来我听懂了政策，政府靠得住，对她也信任，就入股了五千块钱。”公司成立之初，政府给三姑娘联系了几个菜市场保洁和部分道路绿化的工程，足够公司正常运营，王晓燕的股份占全部股份的5%，公司成立不到半年，就拿到了1500元的分红。她说，希望公司可以越办越好，改善一下目前的生活。

下午四点多，三姑娘带着我到了安心菜市场，菜市场虽然不大，但肉品区、水果区、水产区等分区明确。不同区间的过道上连个烟头都看不到，平日菜摊前最常见的烂菜叶子和肉摊前成年累月积起的油渍在这里毫无踪影，三姑娘公司的保洁员在各自的责任区内认真打扫着。

市场里的摊主们见到三姑娘热情地打起招呼：“三姑娘，又来检查啦！”三姑娘边仔细打量地面和边角的卫生保洁，不时用手摸摸摊位四周，边笑着回道：“我来看看有没有保洁不到位的地方。”

拿着扫把的保洁员蔡大姐过来打招呼，听闻我是记者，蔡大姐一把抱住三姑娘的肩膀，眉飞色舞地夸赞着，“我们老板人特别好，从不拖欠工资，偶尔和老板请个假，也不会扣我工钱，不好好干都对不起这样的好老板。”

安心菜市场的保洁是公司的第一单业务，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干，三姑娘就去别的菜市场专门学习，又向安心菜市场老管理员徐师傅仔细请教。听徐师傅讲，三姑娘公司的工资比别的保洁公司工资要高一些，但三姑娘的要求也更严格。她一有工夫就往市场跑，看卫生搞得干不干净，看员工有没有迟到早退。三姑娘总是“吓唬”员工，搞不干净就扣钱！可苦出身的她从未扣过员工的工资。

通过不懈努力，三姑娘劳务公司在业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先后与马鞍山市安心菜市场、采石街道等多个地方签下协议，至今营业收入约有160万元。

2022年1月30日，除夕前一天，三姑娘把一摞摞红彤彤的钞票摆在了会议室的桌子上，入股的退捕渔民们拿着各自的7000元分红笑得合不拢嘴，还不住地展望新一年的美好愿景。

“公司成立初期政府给与了你们很大帮助，但市场竞争是残酷的，您有什么独到的运营法则吗？”

“之前我也一直在想，活干完了咋办？”三姑娘说，“后来在做业务的过程中，我就留意积累资源和人脉。外出开会的时候会注意留下相关企业老板的联系方式，然后和他们介绍自己公司的业务，谈合作，厚博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招工服务合作就是这么谈成的。”

对未来发展的思路，三姑娘显得十分自信，全无刚开公司时的茫然和无助，此刻在她的心里，已经规划出了一个美好蓝图。

岸上也似江上般自由，却比江上更安稳

三姑娘和许多退捕下来的渔民还经常回到薛家洼看看，如今的薛家洼经过生态修复和岸线复绿，变成了鸟语花香、水澈景美的生态公园。

“早年在船上没有自来水，我们只能喝长江水，水很浑浊，就往里面加一些明矾，沉一会儿直接做饭饮用。”三姑娘说，船上的生活很艰苦，孩子小的时候就得穿着救生衣。如今污染企业关停，渔民上岸，下一代终于不用一直在水上漂着，安全与健康都有了保障。

劳务公司里有一部分收益专门用来做护渔宣传等公益项目，从薛家洼回到市里的路会经过一片高耸的杨柳林，这里是一片滩涂地。每当冬天临近，滩涂地里就会退水，里面的江鱼就会缺氧死亡，时间久了，堆积的江鱼尸体就会腐烂变臭。去年冬天，三姑娘召集了闲在家里的渔民，公司出钱买了捕鱼的渔具，连着多天都起早去到杨柳林把江鱼捕捞起来放回长江。每天看到四五百斤的大鱼回到江里，渔民们心情十分舒畅。从捕鱼到护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实写照。

2022年新年伊始，当选了市人大代表的三姑娘参加了马鞍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为一个几十年的渔民，她的心总是在长江水上，提交的第一份议案就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如今三姑娘的思路活了，致富的想法也多了起来，2021年下半年，为了和更多企业合作，帮助企业招工，三姑娘自己搞好材料办理了劳务派遣的证件。“明年还是要找一个懂业务、懂合同的人过来帮忙。我就给他股份分红，要把公司发展得更好，争取每年给渔民的分红越来越多，好好过生活。”三姑娘说着明年的打算。在发现沿江生态变好，游客络绎不绝后，三姑娘看到了眼前的商机，立即注册了“三姑娘”品牌，计划着新的一年要在滨江文化公园开一家土特产专卖店。

离开马鞍山前，我曾问许照中，几辈捕鱼、一朝上岸的渔民如何能有更多的归属感？又如何能让更多的退捕渔民变成“三姑娘”？

许照中说，渔民上岸后，马鞍山市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积极筹措长江禁捕退捕专项资金用于退捕渔民过渡期生活补贴、养老保险缴纳及住房保障等方面。同时，对于亲水爱水、有养殖意愿的渔民，政府还因势利导，专门建造了“捕转养”基地，不仅为渔民提供养殖培训，还对养殖企业带领渔民，为渔民养殖保驾护航。

要是放在两年之前，还在船上的三姑娘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的她不仅住上了明亮的大房子，还开起了劳务公司，成为了市人大代表。长江渔民退捕上岸，不仅是三姑娘一个人的转折，更是千千万万长江上传统渔民们的人生转折。

三姑娘的故事或许无法复刻，但像“捕转养”基地一样更适合渔民、吸引渔民的安置方式层出不穷，社会各界都在为保障退捕渔民“有房住、有工作、有社保、有学上、心情舒畅”付出努力。只要得功夫，耗得时间，扶上马送得远，退捕渔民人人都可能成为“三姑娘”，岸上也似江上般自由，却比江上更安稳。